



我們的新沽塘

林里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係作者訪問塘沽新港二個半月之後所寫的遊記。其中各章都獨立成篇，有的曾在‘人民日報’上刊載過，但全書仍能體現出我們的祖國第一個新建的海港的全貌。書中談到建港當年以及今天的人物、故事，北方大港的風光，也寫到海港的業務知識和這一建設工程的經濟價值等。從這本書裏，可以聽到我們偉大的祖國向前邁進的步伐聲。

CAF 04101

目次

祖國的門戶.....	一
碼頭小景.....	六
再訪新港碼頭.....	九
在挖泥船上.....	一七
水上長城.....	三九
在船舶修造廠.....	四四
蘇聯專家一句話.....	五七
訪潛水工人.....	七二
女駕駛.....	八二
船來的時候.....	九四
最重要的一點.....	一〇一

祖國的門戶

這裏是渤海灣。是離內地最近的一段海岸。它在大沽口的左邊。

這裏早先什麼都沒有——沒有樹木，沒有人煙，兇惡的海水，把野花、小草都驅逐得遠遠的。

這裏早先是光禿禿的一片碱灘。人們叫它「不毛之地」。

這裏每天有兩次海潮。潮水一漲，一、兩人深的大水滾滾翻騰；潮水一落，十幾里地的淤泥隔開了海洋和陸地，別說行人不能走，就是禽獸都不能來。以往的若干年間，海潮就這樣年復一年地、日復一日地、一天兩次冲刷着這塊祖國的土地。

這裏早先是劊子手們的屠場，任人宰割的殖民地。不讓中國人自由的中國土地。

可是現在——

人們趕跑了強盜，征服了自然，控制了海水，戰勝了淤泥，這荒僻的海灘上，出現了一個規模宏大的海港——塘沽新港。隨着這個新型海港的誕生，這裏的一切都變了。它變得老

年人不能認識這個地方，孩子們無法理解過去的荒涼。

建設塘沽新港的人們，總是那麼親暱地把塘沽新港叫做「首都的門戶」，或者喚做「祖國的大門」。因為這裏相距北京只有一百六十多公里，是海洋離京城最近的地方。從海上到我國首都來的外國朋友，首先在這裏登陸。由國外輸入我國北方的貨物，要在這裏靠岸。我國向外輸出的物資，很多也在這裏上船。塘沽新港在經濟上的價值和意義是很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這個港口是用我們本國的人力物力修成的，進出這個大門的鑰匙，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裏。近百年來，帝國主義者一直操縱着中國的海關。漫長的海岸綫上，找不到一個港口是我們自己修築的。大沽口這個地方，更有它特殊不幸的遭遇。遠在一八六〇年間，帝國主義國家的「英法聯軍」，就從這個地方突破了我國北方的海岸。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的第一顆砲彈就落在這裏。由這次戰爭所訂定的「辛丑條約」，還把「削平」大沽砲台，允許外國軍隊駐紮塘沽，作為重要內容之一。從那時起，我國便失去了在大沽口建設國防的權利。大沽口事實上成了任人宰割的殖民地，當然也不可能建設自己的商港了。因為大沽口沒有了自己的防禦力量，所以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武裝，便不費吹灰之力地從這裏登陸了。日本法西斯很清楚大沽口這個地方的重要，當它在華北立腳未穩的時候，便開始了塘沽新港的建築工程。從那時起，它們曾經投入了大約二十八萬萬斤小米的財

富。這些財富，不用說完全是從我國人民手中掠奪來的。圍繞着這個港口，它們計劃往西修一條同塘鐵路（由大同到塘沽），用來掠奪大同的煤；往南挖一條石津運河（由石家莊到天津），搶掠陽泉、井陘的煤和河北省的大量棉產。它們計劃每年從這裏進出二千七百萬噸物資，以支持它對中國的侵略戰爭。爲了這個卑鄙的目的，日本法西斯強盜又從華北各地抓來成千上萬的勞動人民。它們強迫這些善良的人民從事無償勞動。既不給人們吃飽，又不給人們穿暖。於是大批善良的人們餓死了，凍死了，累死了。爲了軍事上的祕密，日本法西斯強盜還把工作完了的人們殺死。它們在這裏究竟殺死了多少人？現在已經無法查清。塘沽新港的老工人都記得：那時的死人總是一汽車一汽車地往外拉。現在遇到陰風天氣，還可以聞到死屍的臭氣。從塘沽步入新港的那條馬路兩旁，一下大雨就可以看見漂上來的蠟燭白骨……

然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狂妄野心並沒有實現。它要建設的塘沽新港也沒有建成。它僅只完成了勉強能夠停泊三千噸級輪船的建築，航道又淺又窄，碼頭前面的水深只有零下六公尺，規模是不大的。

日本法西斯投降以後，國民黨匪幫到了這裏。它們吹噓說，要把塘沽新港作爲「抗日戰爭勝利後的四大建築工程之一」。幾年之間，它們明裏說是投入了六萬萬斤小米，實際上大部財富都裝進了它們的私囊。在此期間，它們連已有工程的維護保養工作也沒有做好。那時

候，它們也動員了很多挖泥船挖泥，說是要保持已有航道的水深，可是挖出來的泥總不如淤進去的多。直到解放，航道淤成了淺灘，碼頭前面的船隻停泊地幾乎淤成了平地。別說海船不能行走，就是木船、舢舨也往往擱淺。國民黨匪幫還把美國兵帶到了這裏。美國兵在這裏無法無天，橫行霸道，對中國人蠻橫地恐嚇着說：「這裏不是你們的領土。」就這樣，大沽口這地方蒙受了整整九十年的恥辱和蹂躪。

一九四九年初，中國人民趕走了國民黨匪幫，又驅逐了帝國主義勢力。大沽口才回到中國人民自己的手裏。人們成立了自己的「塘沽新港工程局」，打撈和修復了國民黨匪幫撤退時和日本帝國主義投降時所擊沉的船隻，整頓了職工組織，訓練、培養了幹部。在這一切準備就緒以後，才於一九五一年八月開始了塘沽新港的重建工程。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的規定，到一九五二年底爲第一期工程，在此期間，要做到使載重萬噸的巨大輪船，能夠乘潮進港靠岸。建設塘沽新港的人們，執行了政府的命令，他們提前兩月——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七日做完了塘沽新港的第一期工程。從此，我國北方有了能夠停泊萬噸巨輪的深水海港。塘沽新港雖是在舊有基礎上改建、擴建而成的，但在港灣建設當中，它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頭生子，又是用我們本國人力物力修成的第一個港口。因此，它和偉大的根治淮河工程、成渝鐵路工程、天蘭鐵路工程一樣，是我們當代偉大建築工程中的巨大建築之一。

由中國人民自己修建起來的塘沽新港，比日本帝國主義修建的塘沽新港好得多，也大得多。塘沽新港的水區面積很大，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人工港可以和它相比。只在建港當中，從航道裏挖出來的淤泥，就相當於開鑿一條從天津到北京的運河的土方工程。防波堤的長度，也是我國其他港口所不能相比的。緊靠海邊的鐵軌，可以和我國七條主要鐵路幹綫相聯。出新港船閘，溯海河西行，到天津，又可以和河北平原上的五條內河溝通。這裏還有一個相應的船舶修造廠，担负着修理船舶的任務。隨着這些巨大建築物的產生，這裏還出現了幾千幢房屋和倉庫，是爲了迎送進出口物資及港務管理人員住宿用的。

然而，塘沽新港的整個工程並沒有結束。現在僅只完成了第一期工程。今後將在一邊使用，一邊建設中繼續前進。

碼頭小景

我到塘沽新港的那天，一號碼頭上停泊着三隻大船。一隻來自人民民主國家，兩隻來自資本主義國家。三隻大船的旁邊，圍繞着拖輪、駁船、起重船，還有舢舨。岸上的裝卸機來回奔跑，火車的汽笛應聲呼叫，搬運工人在忙碌着。二號碼頭上的兩部自動裝煤機，剛剛送走了萬噸煤船，在迎候着下一船隻。

負責碼頭工作的周省民同志，陪我參觀了各個倉庫和露天貨場。在第六倉庫的東頭，萬能裝卸機把巨大的機器和成箱的機件，一部一部地推出倉外，裝上火車運走了。剛剛下船的肥田粉，從地面一直堆到了倉頂，正由這座倉庫的西頭向東延伸着。周省民同志介紹說：「這些機器、肥田粉，都是從我們兄弟國家波蘭運來的。」他特別把「兄弟」二字的聲音加重，然後又深有所感地說着：「這才是真正的兄弟友誼。」從蘇聯、人民民主國家來的貨物，沒有一件奢侈品，總是汽車呀！拖拉機呀！再就是鋼鐵器材、肥田粉、科學儀器。都是我們眼前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上所急用的。」周省民對於國際友誼的體會是深刻的。他工作在海濱，

却直接服務於內地的人民。他知道內地人民的需要，工作相當認真。他說山東省的農民，正在盼望着肥田粉，前兩天，還給合作總社打電報，說：「趕快送肥田粉來吧！再晚了就趕不上用啦！」可是內地人民不知道，正當他們打電報的時候，兄弟國家波蘭的船隻却在這裏卸貨了。爲了不誤農時，準時地把肥田粉送給農民，周省民和他的伙伴們，還在裝卸工人中發動了快裝快卸運動。工人們已突破了每班卸裝千噸貨的計劃定額。儘管如此，周省民的心情還是相當緊張的。他深怕耽誤了農民的需要，他在自言自語地說着：「耽誤了農民的需要，固然是合作社的責任。可是，農民的損失那就再也無法彌補了。」於是他轉回頭對我說：「明天就叫肥田粉上火車，後天就可以送到山東了。」他說着，笑了。

露天貨場上的汽車、拖拉機，一輛挨着一輛，排成了縱橫相錯的大隊。保管工人用簾子蓋住了拖拉機的機身。然後輕輕寫上了「哥特」二字。原來這些汽車、拖拉機，是由捷克斯洛伐克運來，並且是用光榮的哥特瓦爾德同志的名字命名的「哥特瓦爾德總統號」輪船送來的。人們寫上「哥特」二字，是表示我國人民對兄弟國家的友誼援助的深切感激。

我們繞道倉庫的後面，遠遠看見縱橫交織着高大的木架，大批建築工人在爬上爬下。緊靠那個巨大建築的旁邊，軌路機在碾平着一個寬闊的廣場。周省民同志說：「遠處正在建築的，是兩座更大的倉庫。因爲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大大超過了我們的預計。於是，原來修

蓋的倉庫不夠用了。爲了給新來的貨物騰地盤，我們費了好大勁呵。政務院財經委員會還給我們規定了『十大措施』，其中有一條是來貨必須十天提取。就這樣，原有倉庫還是不夠用。這才決定建築兩座更大的倉庫。」說起旁邊的廣場，周省民更是興致勃勃，他說：「那也是露天貨場，有四萬平方公尺大。也比原來的露天貨場好得多。在這個露天貨場上，已經鋪了很厚的一層石子，要把它軋成像柏油馬路一樣結實，一樣平整。因爲現在來的貨物，總是機器呀機器，泥土貨場是支撐不住的。」他這簡單而樸實的素描，正好說明這個新型海港的繁榮景象和它在祖國大規模經濟建設中的作用和意義。

再訪新港碼頭

這是我到塘沽新港第二個月的一天中午，工程隊的一位職員與沖沖地跑到我的住處。他敘述他在碼頭上的見聞。他說碼頭上靠着來自好幾個國家的輪船。人們忙着裝貨，又忙着卸貨，起重機手好幾天來得不到休息，拖輪和駁船上的人都熬紅了眼睛……。他爲那種繁忙的景象所吸引，他要我立刻到碼頭上看看去。

塘沽新港真像一個初生的嬰兒，三天不見就面貌全非了。頭些日子還在建築中的兩座大倉庫，現在已經拆去了木架，開始堆存貨物了；各種口徑的無縫鋼管，跟大堆大堆的鋼鐵器材，代替了轟隆轉動着的壓路機，把四萬平方公尺的露天貨場佔得滿滿的；倉庫裏的那些柴油機和肥田粉不見了，却換成了最新式的紡織機的機身和機件，以及自動電話的交換台等。陪我參觀的倉庫庫長陳玉泉說：「紡織機是要送到首都北京去的。我們早就聽說北京要開辦一座大規模的紡織廠，可沒有想到這些機器要經過我們這裏。」

陳玉泉做了十多年的港務管理工作。說起港口情況，他興奮得手舞足蹈，活像一個逗人

的演員。他說：「最近一個時期我們可真是忙極了。我做了十多年港務工作，可從來沒有看見過一下來這麼多的大船，也從來沒有看見一下來這麼多貨物。我們把所有裝卸工人都動員起來，可是，貨物還是裝也裝不完，卸也卸不了。我們在工人中發動『快裝快卸』運動，最初說爭取每天裝卸千噸貨，然而工人們一加勁，一下就提高到一千三百多噸，又一加勁，就提高到一天裝卸一千七百九十多噸了。——這個數字，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說是全國海港裝卸工作上的最高紀錄。一艘波蘭船的船長說，這是他『二十五年航海生活中所從來沒有見過的效率』。裝卸效率提高了這樣多，可是貨物還是裝卸不完。我們曾經提出過保證：決不能因為裝卸不及而延誤船期。沒辦法，我們從天津港調來了四個大隊裝卸工人，接着又調來四個大隊……。這一時期，人們雖然很勞累，可是誰也沒有怨言。人們反而高興地說：『這是前進中的困難，再累點也沒有話說。』大家的勁頭是越來越大了。」

陳玉泉一邊說，一邊用手腳比劃着。他說來船的多少固然可以反映一個港口的面貌，但更重要的是看來的什麼船？裝走或送來的什麼貨？陳玉泉分析說：「過去，天津港口也和全國其他港口一樣，是帝國主義者侵略我國領土的跳板，掠奪我國資源的據點。海面上來往住的全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輪船。它們帶進來的總是什麼玻璃皮帶、電光絲襪，什麼香粉、香皂……總之，是與廣大人民生活無關的奢侈品和消耗品。運走的却是寶貴的工業原料和燃

料。帝國主義者從海港上運走了我們的東西，反過來又從這裏來打我們。我們做港務工作的人，對『海關不能自主』這幾個字的痛苦是體驗得最深刻的。那時候，人家願來什麼貨物，就來什麼貨物；願弄走什麼東西，就弄走什麼東西。沒有任何人敢吭一聲，也沒有誰敢問一句。海關、港口，全是人家的天下。只是解放以後，我們港務工作者才昂頭挺胸，自己管理自己的門戶了。現在不光我們要什麼，它們才能來什麼，而且叫那個國家的船來，那個國家的船才能進港。不過，現在跟我們來往的主要是人民民主國家。貿易又是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下進行的。這些國家爲了幫助我們的建設，送來的幾乎全是機器、儀器、化學肥料以及紙張文具等。你找不到一點沒用的東西。」

陳玉泉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親身體驗過中國港口不由中國人管理的痛苦。甚至在港口上工作的人，都要到外國人那裏去投考，經過人家審查、准許，才能當一個小小的職員。港上的一般負責人都由外國人直接担任。陳玉泉現在自己管理自己的港口，這怎能不叫他吐氣揚眉，興奮萬分呢？

陳玉泉把我領到港務辦公室。碰巧遇見了天津區港務管理局吳英民局長。

看來，吳英民有四十多歲。他那顆善於思索的頭上，已經長出稀疏的白髮。早在抗日戰爭以前，他就參加了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並曾因此被國民黨關進監牢。以後，他又舉着大

槍，跟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武裝進行搏鬥。現在，他站在祖國的門口上，跟他的戰友們一起守衛祖國的海岸綫了。他忠於自己的職責，對塘沽新港的了解很深。當我請他談談塘沽新港的經濟價值時，他思索了片刻，就遠遠近近、裏裏外外的談論起來。

吳英民說，塘沽新港工程，跟我國其他幾項重大工程一樣，是我國人民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我國人民多年以來所理想的巨大建築之一。孫中山先生在世的時候，就在他的建國方略裏主張建築一個「世界性」的「北方大港」。我國的專家們也早就做過考察比較，他們說，「北方大港」的腹地遼闊，物產豐富。這些條件，比美國的紐約海港要好得多。就腹地面積來說，它北起內蒙，南到黃河兩岸，西達陝西、甘肅和寧夏。在這二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着一萬萬以上的人民。這些地方的煤鐵礦藏和其他物產，不僅在我國人民經濟生活上佔有重要地位，而且對於國際市場也有重大影響。解放前，我國的進口物資總比出口物資多。可是華北出口的東西，却向來比進口的多。華北地區的煤，除了供應華北、華東和中南以外，還大量輸出到日本、香港和南洋。華北地區的棉花產量，佔我國產棉總數的一半以上。塘沽附近出產的「長蘆鹽」遠銷日本，更為長江下游兩岸的人民所必需。秦皇島的玻璃可以到達馬來亞等地。北京、天津的手工藝品和特產品，更為世界各國人民所歡喜。內蒙和西北的畜產、特產，歷來都在華北地區集散。這些物資，要求有一個近代化的港口，以便和

國內外進行商品交換和物資交流。但是一北方大港一嘆了多少年，始終沒有出現。解放後，華北地區的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恢復很快。一般都達到或者超過了抗日戰爭以前的水平。經濟作物和特產品，更超過了歷史上的最高時期。鐵路、公路交通的迅速發展，使陝西、甘肅和寧夏的出口物資更易集中。這樣，建設港口的要求，也就比歷史上的任何時候都更突出，也更迫切了。

吳英民站在海濱，却熟悉背後的一切。特別是對於北方的物產，就像一個管家老人熟悉自己的財產一樣。接着，他說起建設塘沽新港的根據：過去，華北區的對外貿易，水路方面主要依靠天津港口。而天津港是依靠一條狹窄的海河溝通大海的。海河的河道多彎、水淺。吃水十四呎以上的輪船就不能進港靠岸。歷年以來，天津港只能停泊三千噸級以下的輪船。三千噸級以上的大船，不得不停泊在大沽口以外的海面上。然後再用拖輪和駁船駁運。駁船裝卸不光提高了商品成本，浪費了國家資財，而且容易受風浪襲擊，危險極大，又常使來船不能按期回返。解放後，由於內外貿易的迅速發展，特別是各個人民民主國家的輪船，都要到我國的北方靠岸。於是來船一天天增多，不光停在大沽口外的貨物駁運不及，而且運到岸上的貨物也沒有地方堆存。塘沽新港修成前，天津港上的貨物從海河邊排到火車站。後來，連塘沽那些漁港上、大街上也堆滿了貨物。可是，各國船隻還是源源開來。有些船要卸的貨

物卸不下來，有些船要裝的貨物又裝不上去。它們不得不把許多應在天津裝卸的貨物轉運到廣州、大連。本來該在天津裝卸的東西轉到廣州、大連，這就不僅增加了商品成本，浪費了國家財產，而且給鐵路運輸增加了負擔。人們曾把塘沽新港修成以前的浪費做了個計算，說一年的浪費就合一萬萬七千萬斤小米。

爲了進一步說明塘沽新港的經濟價值，吳英民特別敘述了塘沽新港開港以來的情況。他說，塘沽新港參加到祖國建設行列裏已經一年了。這一年來的事實說明：塘沽新港在我國人民、特別是華北人民的經濟生活上，有着不可估量的價值和意義。對天津來說，它是天津港的外港，跟天津原來的港口組成天津港區。因爲有了塘沽新港，也就提高了天津港區在我國海港中的地位，也扭轉了一部分物資的流轉方向，減低了華北進口物資的成本，也減少了華北出口物資的週轉費用。一年來，前來塘沽新港靠岸的國內外船隻一天天增多，進口與出口的物資也一天天上升。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增多與上升的速度，遠遠超過了我們的預計。單是一九五三年頭九個月，從天津港進口與出口的物資，就超過了解放後的任何一年。九月份的吞吐數量，更創近十年來所沒有的月度吞吐量的最高紀錄。這就大大改變和提高了天津港在我國海港中的地位。過去，從天津港輸出的物資，一般不到我國海港出口物資的百分之三十，從天津港進口的物資，也只佔我國海港進口物資的百分之二十。可是一九五三年九月，